

朝圣飞碟城—超时空秘闻(五)

——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五)

2003-6-10

千古一见的送别仪式

一、返回

早上8点，我们从飞碟城出发，返回阿尔伯克基克。

在车上，大同师尊再次对罗斯维尔之行做了反思。我们四个人愉快地交换意见，统一认识。

返回去的道路远比我想像的曲折，和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丹娜和我面对眼前毫无印象的风景和路标仔细研究了地图，还是走错了路。

我们一致认为6月8日赴飞碟城的途中，不是“如有神助”，而是真有神助。这个神，是真真切切的，就是乌诺。乌诺的神力在掌控汽车的方向盘。

一路上，外星朋友不断地在空中显现异象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和信念，共有十次。杨功友和我，经常是先接到神的一个信息，说将要出现什么，然后马上真的会出现，屡试不爽。

天是那样的纯洁湛蓝，每一朵白云都美得像一首诗；阳光是那样的明媚，明媚得让人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这阳光照得晶莹剔透。天地间的一切仿佛都是透明而鲜艳的，这感觉太美妙了。

二、夏提亲率飞碟联队送行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机场。丹娜和我一起去还车。

下午3点20分，准时从阿尔伯克基克机场起飞。大同师尊、杨功友和我的座位，与来的时候从圣荷西来新墨西哥州一样，又是18排，丹娜还是19排。师尊将靠窗的位子让给我看风景。飞机起飞时，我看到身着白衣的观世音菩萨在飞机前上部，比我以前看到的观世音菩萨高大数倍，如坐着也有3、4米高，而且衣裙的质感都能看到。感谢观世音菩萨！

等飞机完全起飞后，我留意到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但当我杨功友说了几句话之后，再看窗外；却发现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以飞机为圆心的不远处的空中，突然冒出来一朵朵形状很有规则，但大小不一的白云，以环状排列着。我明显感知到飞机的另一侧空中，也有同样的一个“白云环”。我们的飞机正在一个由白云组成的“标准圆”中向加州飞去。

我细细地品味着这个“白云环”。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感叹：新墨西哥州的蓝天，您太美了！

凝神片刻之后，我又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超视觉的感知：这些白云，这些白云，哦，看上去有点像……啊，飞碟！难道他们来了？难道他们信守那简简单单的一个“好”字，真的列队在给我们送行？而且以极其独特的、地球人所没有的巧思，在万里长天以环形列队为我们送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在我惊诧的一瞬间，一朵雪白的大云彩出现在我的舷窗口——新墨西哥州飞碟联队司令夏提到！它那伟岸的身躯直立云端！他和他身后的随从都面带微微笑意，比飞机还要高大！

我这一惊非同小可，下意识地闭上两只肉眼，改而从天眼里透视此刻的时空：那排列成环状的一朵朵白云，原来真的就是一架架飞碟！而且，其中大多数飞碟我都认识。他们是那样忠诚、友善，充满着希冀和爱护。我见不到里面的外星朋友，但我的心却和他们从未如此贴近过。他们让我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孤独。

在我看到他们的同时，杨功友也看到了他们，看到的和我一模一样。但我并未将看到的告诉她，她凑过头来对我说：“夏提好高大啊！”

看到这一切，大同师尊特别高兴。这些飞碟是应他的请求而来，再次印证了“宇宙一家”的理念。而且就像以往的每一次一样，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个承诺、每一个字都说做到！

师尊说：“千古奇观！”

这时我听到从宇宙中传来清晰的话语：我们用风雨雷电迎接你们的到来，用阳光送你们回去！

哦，阳光，阳光，蓝天上和煦的阳光啊！

三、丹娜也看到这一切

丹娜坐在我身后，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师尊回过头来对她说：“丹娜！闭上眼睛，看窗外！”

丹娜听话地闭上了眼睛，只几秒钟的时间，丹娜睁开她的眼睛，无比激动、惊讶地说：“飞机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而且，而且飞机四周全是飞碟，你们知道吗？”

是的，飞机四周全是飞碟！我们师生四人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一幕宏大、壮丽的超时空场景。

2003年6月11日 神说：把这“千古秘闻”传播人间吧

晚上10点30分，按照师尊的要求，沐浴、更衣之后，我对天三跪拜。

首先，用意念捧出自己的心呼唤宇宙，真心感谢宇宙对我们无边无际的爱。我谦卑、真诚地向宇宙和上天膜拜，感谢诸神和宇宙中所有的高智慧生命！

然后，修炼“十字术”，清理自己，检讨和忏悔心灵深处的不敬、不洁和过失，我提醒自己要有纯洁的意念、语言和行为。

继而，我请求天帝、诸神和所有高智慧生命同意，允许我将这次从头至尾由宇宙安排的、诸神护持的、外星高智慧生命参与和实施的神秘之旅记录下来；允许我将这次人生中难以想象的、绝无仅有的经历，用最忠实的方式记录下来；以这次真实的经历尽量准确地传达宇宙的信息，用这次所有神奇的事件来警示自己，唤醒他人，从而昭示宇宙的奥妙、神奇与威严，传播宇宙的关怀、慈爱和期待。

就在请求的信息刚刚发出的一瞬，巨大的天眼豁然出现在天空。与此同时，天帝、诸神，以及在此之前所遇见过的所有高智慧生命都出现在空中。

我直接感受到无限的爱从空中撒下，大天眼中透出微微的慈爱和笑意。这爱开始在天地间弥漫，超越时空。

这时，夏提的巨大形象出现在左侧天空，沉着、威严地自左向右缓慢移动，双目威严，一直看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俯下身体，向天帝、诸神、大天眼三跪拜。我以极谦卑、真诚、感恩的心，感谢上天的护持与垂爱！

过了许久，天空中的天帝和诸神渐渐淡出，最后夏提也离开了。

但大天眼仍高高地悬挂在头顶斜上方的空中，俯视着我。

大天眼无时无刻不悬挂在我的头顶。

在大天眼的慈爱关照下，我终于将这次美国新墨西哥州六天之行的日记整理出来，取名为《朝圣飞碟城——81架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

六天，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我们师生四人来说，却已超越了千百个世纪。

（全文完）

杨丹园（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

朝圣飞碟城—超时空秘闻(四)

——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四）

2003-6-10

白天：与28个大飞碟对话

一、寻找当年飞碟坠毁现场

早上9点30分，我们醒来。上午参观了著名的罗斯维尔飞碟博物馆[Roswell UFO Museum]在这里，我们观看了很多1947年7月4日飞碟坠毁的实物和史料，离开时已是12点30分。

我们来飞碟城探访的原意是研究当年飞碟坠毁的真实情况。当然，我们压根儿不去讨论它的真伪，我们绝对相信事件是真实的。没料到，尚未到达罗斯维尔，一路上就有那么多的巨型飞碟欢迎我们。进入飞碟城，上天就赐给我们早已失传的脱胎换骨秘术，而且杨功友成了天钟生命工程里第一个顺利完成首次“换骨”宇宙手术的幸福女。这些实在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当然，我们要去飞碟坠毁现场，看看会否有新的收获。

在博物馆，我们得知有三个不同的飞碟坠毁现场，我们不知道应去哪一个。博物馆悬挂的地图居然是好几张地图拼凑起来的，从这张地图上根本读不出真相。与夏提和乌诺交流后得知，应去罗斯维尔西北65英里的那个，能量最大。但这“65”英里的路程也是从这张图上估算出来的，肯定是不准确的，只是不知道误差多少。

丹娜一直在找博物馆里的人校对向导布鲁斯提供的前往现场的路线。至于具体的地址，博物馆里的人也说不清楚，而且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地址”，一片荒原中如何来标志和形容呢？

丹娜隐约感到布鲁斯提供的路线有点不太像。我感觉大致的方向是对的，但后面怎样走就说不定了。6月7日那天，乌诺说会将路线刻在一张盘上植入我的大脑，可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只有一点特别清楚：只要一上路，我就会知道一切。

丹娜打听到罗斯维尔土地管理局下午1点上班，我们可去买一份放大的当地地图，大家都高兴起来。离开博物馆，大同师尊带着丹娜和杨功友去餐厅，我去购买给养。后去餐厅接大家。在离开时，天气晴朗，感觉今天挺热的。我怕长途旅行，更担心在没遮没拦的现场被日头晒着，就请杨功友拿出防晒油涂抹。

实际上，大家都早已涂好了。接了大家后，就去买地图。地图是买到了。从地图上看，布鲁斯描述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他没能赶上我们出发，我们还是很感谢他。这一路要穿过森林、山岗和崎岖的山路，但是对寻找具体的飞碟坠毁现场没有什么帮助。

二、神说：荒漠上即将召开宇宙联合大会

下午1点30分，我们一切准备完毕。

突然，从宇宙深处发来又一个使我惊愕莫名的指令：在飞碟坠毁现场，将有一重大宇宙活动举行，是一次宇宙神、人联合大会。诸神与你们将有一次极重要的会面，时间在今天下午6点30分。

真是旷古未闻！

在这荒漠上，将会举行一场什么样的神与人的联合大会？这种“会议”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举行？会上都会有哪些神，哪些人出现？有没有我们认识的？有没有地球上别的代表参加？这场神、人联合会议将要讨论什么样的宇宙问题？

我们每个人带着极兴奋又期待的心情出发了。

乌诺今天特别安静、庄严，一直陪着我们。

三、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与昨天一样，我开车，丹娜坐副座，师尊坐在后座，杨功友坐在丹娜后面。我们先向北开，然后要在某处向西。现在时间富裕，气氛轻松，我和杨功友、丹娜就开始聊天。

大同师尊表情肃穆，一言不发，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一会儿，大同师尊说：“杨功友在‘换骨’后身体还有酸的感觉，是否在宇宙手术后还有一个恢复期或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对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丹园：“我在天目中看到大师发信息把她身体内的痛、酸都拿掉了。有宇宙信息说：其实一切都是信息，杨功友过去的信息还在，记忆也是信息，只要把它拿掉就没有了。我看到杨功友已把右手张开，好像要把握信息一样。”

杨功友：“昨晚的经历是净化的过程，只有净化，才能进化。我来美国之前，在柏林收拾行李时，在书架上挑书，大同师尊为我挑了一本讲述八仙修道成仙过程的书。我感觉经过昨晚的手术，我已经能与神仙、高智慧生命、外星朋友交往，有点进入半仙的境界。”

大同师尊：“杨功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先走一步，是一个成功范例。”

杨功友：“昨晚手术后肾部感到很结实、强壮。”

丹园：“我明显感觉到杨功友强壮了很多，一年后还会大变样。”

杨功友：“练了十年的天功，昨晚宇宙手术之后才开始领悟唐朝神秀大师的境界：‘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忏悔、律己，这是个渐悟的过程，‘渐悟’到了一定火候，就会产生‘顿悟’。”

四、乌诺为何一反常态

我们现在已经驶出罗斯维尔市辖区，进入一片广袤的戈壁地带。车外正是一个明朗的初夏下午，天空一片湛蓝，有美丽的白云点缀。今天我们四人都很清醒，也很高兴，心知肚明今天一定会有更壮观的场面出现。我们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我们都猜测这次新墨西哥州之行的“重头戏”就在今日。我们心中不止是有喜悦，还感到非常荣耀，荣耀被安排来这里，宇宙一定有什么大事情要交代给我们。

乌诺却一反常态，相当庄重严肃，始终一言不发。但一直陪伴、守护在我们左右。

我们好像农民要去赶集，像刘姥姥要进大观园，好像要去参加有很多名人亮相的地球会议……反正我们的言谈举止难免落入俗套。这是我们地球人的通病。

我们带着猎奇的心里，忙着准备各种摄、录器材，包括录音机、录像机、照相机和笔记本，无非是想拍到一些神奇的镜头，来给未到场的地球人看看。我们在想，说不定今天会有显化的飞碟与外星人朋友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观世音菩萨、八仙都会显化来参加宇宙大会……总之，我们可能会拍下亘古未有的一些镜头。

事后杨功友说，她在这个时候已经接到宇宙的信息：不要摄录！只不过看大家兴致颇高，她就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地球人总是凡心不灭，小事大事经常不由自主地偏离天道。我们这些修炼人虽然也经常会用1300年前神秀大师那句“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名言提醒自己，但遇到具体问题，就忘了“拂拭”了。

我们的所思、所言、所为，都为旁边的乌诺所洞察，做为天神的他一反常态，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五、开始与飞碟对话

车行20分钟左右，今天出现的第一架飞碟（以下简称1号）出现在空中，我报了出来。

大同师尊开始用天语和地球语来和飞碟交流，吩咐我转达飞碟里的信息，并安排丹娜开始摄像。

大同师尊和飞碟上的高智慧生命互致问候，互相见面。

一架架飞碟里的宇航员团队“唰”一下子闪出碟外，成横队悬浮在空中与我们见面。见面后又“唰”地一下子回到飞碟内。当然，这种见面只有具备天眼功能与天感功能的人才体会得到。

从1号，2号，3号，4号，5号……直到第9号，我们越来越熟悉和飞碟以及外星高智慧生命的交流方式。这些飞碟的外形越来越丰富，体积越来越庞大。

通过大同师尊和外星宇航员们的见面、对话，我们渐渐地明白这些飞碟并非都来自木星或土星，太阳系里已知的行星都有自己的代表在。更不可思议的是，一架架飞碟上也不仅仅是来自一个星球的高智慧生命存在，而像是一个宇宙大聚会。每架飞碟里的宇航员都像一个个星球之间的联合团队，来自哪儿的高智慧生命都有，甚至还有地球人！例如9号上面就有88位生命体，分别来自金星1位，木星4位，火星2位，水星2位，土星60位，海王星3位，冥王星2位，地球2位，天王星12位。

真是一个宇宙大家庭！

大同师尊：“金星上面有家庭吗？社会结构如何？”

9号飞碟：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驶向10号时，可以看到10号向我们撒下爱的能量，里面有66位外星宇航员，33位来自木星的宇航员站在右侧，33位来自金星的宇航员站在左侧。大同师尊开始请教他们，关于一些天功修炼者及其家人的来历，回答如下：

丹园——来自木星，金星。

丹娜——来自金星。

杨功友——来自土星，金星。

杨功友——来自土星。

蔚天——来自金星，木星。

啸天——来自土星，木星。

王宏——金星，水星。

11号飞碟和昨天的第11架飞碟是孪生飞碟，一模一样的外形，都有十几个体育场大小。11号飞碟射下强能量光，我们进入一个能量场。里面的外星朋友来自木星和金星，共188位。

丹娜这时又进入功态，在接受宇宙能量的冲洗。我看到她的心很善良，但心中有一些小小的结。

12号飞碟来自天王星，里面的外星朋友像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大同师尊问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神来自天王星吗？

没有回答。

下午2点42分，我们驶过第13号飞碟，飞碟向我们发出思维传感：

我们要通过你们向世人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同一架飞碟上有来自不同星球的生命，就像同一座星球上有来自不同星球的生命一样。我们来自更远的地方，来太阳系是暂居的，就像人类在地球上也是暂居一样。保护地球的意义对于宇宙来说，就像保护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一样重要。

乌诺很高兴我能转述13号上传来的信息。

六、鸟神之星与复活节岛

14号飞碟，是海王星的代表。就在看到14号的同时，大同师尊突然对我开始说大段的像鸟语一样的心灵语。

过了好一会儿，师尊问：“请问你们来自鸟神王国吗？”

回答得不明确。他们说，他们为地球而来，为地球人的未来而来，为联合而来。来的目的就是联合。

大同师尊说：“这次在新墨西哥州是个宇宙的盛会！宇宙联合的大会！”

我们三人听了大同师尊的话，都恍然大悟！

15号飞碟也来自海王星，是和14号一起来的。大同师尊问有多少外星朋友在里面。回答是96+1位。加上的那一位是一位木星导航员，夏提的属下。

大同师尊：“你们也要导航员吗？”

14号：“木星的导航员带给我们的是善意的问候，是一个善的意念，来传播爱。”

大同师尊让我们一起看他们的长相、打扮。我在天目中看到他们的头像鹰一样，身着黑色长袍，鸟头人形。说他们早期来过地球。

大同师尊：“南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也有鸟头人身的巨石雕像，请问和你们有关吗？”

14号：“是，我们在那里有信号台。”

我这时突然感到从天上伸下一只大手捂住我的整个人，尤其是心脏，仿佛不让我们再发问一样。我没有报告。

七、火星巡视员土努

16号飞碟出现在公路正前方左侧。他们来自木星和冥王星。

17号飞碟发来了问候，他们来自火星，也有月亮的代表。共13位宇航员。火星朋友中有一位名叫土努 TUNU 的，感谢大同师尊去年在加纳利群岛帮助了他。他来地球工作因受伤严重，失去了返回火星的能量，而沦落在地球上。

2002年夏，是大同师尊帮助他返回火星的。当时我和杨功友都在现场目击了这神奇的一幕。

大同师尊开始和他对话：

师尊：“土努，你在地球受苦多少年？”

土努：“11000年。”

师尊：“那时是亚特兰蒂斯时代吗？”

土努：“是的。”

师尊：“你现在在火星上做什么？”

土努：“巡视员。”

师尊：“巡视员是做什么的？”

没有回答。

我再次感到有强有力的大手从天而降捂住了我，不让我再说话。我没敢报告。

师尊：“你11000年前来地球做什么？为什么回不去了？”

土努：“人类文化落后……我后来因有了欲望而回不去……”

师尊：“当时是显形的吗？”

土努：“是的。”

师尊：“亚特兰蒂斯经历了多少年？”

土努：“8000年。”

师尊：“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吗？”

土努：“亚特兰蒂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说的是狭义的亚特兰蒂斯。”

师尊：“你说的亚特兰蒂斯，版图现在何处。”

土努：“全球都有。”

我开始有点莫名其妙的烦躁。这时天上有信息向我强压下来：不要再问这类问题了！我还是没敢报告。

八、月亮神嫦娥

师尊：“月亮上也来代表了，月亮上真有嫦娥吗？”

回答是有的。

师尊：“有请月亮神嫦娥。”

嫦娥出现。

师尊：“请问月亮神嫦娥，您是后羿的夫人吗？后羿现在在哪里？”

没有回答。

师尊：“您是在什么时候升天的？”

嫦娥：3500年前。

师尊：“是吗？”

嫦娥：8500前。

师尊：“为什么刚才说3500年？”

嫦娥不语。

我不知为什么嫦娥有两个时间的信息。

师尊：“伏羲距今多少年？”

嫦娥：“伏羲来过地球多次，有一次距今14000年。”

这回天上的这只大手把我更严严地捂住了，明确的信息说：丹园！你们不要说！

我还没有勇气报告，同时感应到杨功友心里也在说：“请不要再问了！”

6月11日，我们回到加州，杨功友告诉了我，她当时的信息也是这样的。外星朋友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时间问这些问题。她和我都知道大同师尊潜意识里什么都知道，只不过要确认而已。

这时，我没看到19号飞碟，通常看到一架飞碟就能看到下一架，但是18号飞碟出现后就没看到下一架，我怀疑开错了路。下车找了个人家问路。

大同师尊：“请问嫦娥，8500年前您在哪？”

嫦娥：“在中国四川。”

18号飞碟向我发来信息：这些不是现在讨论的问题！

我报告了。

九、我们请求：人与神在明天举行告别仪式

18号飞碟继续说：“我们希望你们把宇宙诸神对地球的焦虑传递出去，这是一次救地球的宇宙联合行动！”

师尊：“一次救地球的宇宙联合大会！乌诺的名字就已经透露了这个天机。在这个联合行动中，地球上还有没有其他组织也在行动？”

18号：“有很多的灵修团体和宗教团体都在行动。”

师尊：“天功在这次行动中会怎么样？”

18号：“接下去的30年至50年左右，天功会有很强的能量场。在宇宙的能量场下，天功和人类的能量场共同成长。”

师尊：“天功与其他能量场一定要联合，要融入宇宙统一的联合的能量场。这是唯一的出路。请问神，抢救地球的主要力量在哪里？”

18号：“欧洲、美洲。”

师尊：“我们即将参与的是一次宇宙联合救地球盛会。请问18号飞碟，你们能不能向夏提转告我们的请求：在我们结束新墨西哥州之旅的时候，我们能否与他统率的飞碟联队举行一次告别仪式？”

18号：“好。”

十、为了联合，飞碟一架又一架

这时19号飞碟出现。

我得到天上的传感：要转路了。

过了约30秒，果然在19号飞碟下出现了预期的岔路。我感叹太神了！

乌诺：“希望保持我们今天的主题和中心：联合！”

我报告了。

下午3点28分，我们驶过20号飞碟。20号里有来自金星和水星的高智慧生命，水星16位，金星12位。他们传来信息：夏提按照宇宙的意志安排所有飞碟的位置和出现的时间。夏提是这次宇宙大会的东道主。

下午3点39分，出现21号，这是一座环形的飞碟，形状奇特，体形巨大，覆盖了十几个体育场大小的面积。这时大的气场能量调整开始了，调整方圆100英里的面积，是在外围清场，加强保护场，补充能量。

下午3点40分，有信息过来，让我们在这里拍照。我们都下车拍照。

外面温度宜人，不冷不热，很舒服，风景也很漂亮。阳光很温和，防晒油是白涂了。而且在途中因为大家都忘了自己手上有防晒油，每个人都在擦眼睛时被辣了好久，实在是自找苦吃。几分钟后我们继续上路。

外面的路越来越不明显，路况越来越颠簸，早就没有了公路号、里程碑，荒原中岔路多了起来，车不知该往哪里开。

22号飞碟在左侧天空出现，如果一切正确，我们等一下要向左转了。开了一会证实是对的，在22号下方没有别的岔路，但这条路自然向左。这时是下午3点46分。

22号飞碟来自土星，信息传来：你现在已经习惯这种交流方式了吧。

下午3点52分，出现柏林天功学院院长、天功高级辅导师杨功友的信息。我的天眼中看见，她在柏林很高兴地笑，穿了一身红色唐装，在梳洗打扮，好像也在做准备要来开会一样。

她来开会，自然会她的阳神来。

下午3点55分，乌诺指示：要在一条小岔路上转弯。

23号飞碟应该会出现了。下午3点59分，23号和24号出现在右侧空中，离地面有300米左右，有几十个体育场那么大。这时有数架没编号的小型飞碟在低空灵巧地飞翔、巡视。

沟通的时间快到了。乌诺开始在车外飞行，有好多的鸟在追随他，肉眼都可以看得见，很有趣。

下午4点02分，25号飞碟在路左侧出现。

下午4点03分，26号飞碟出现在前方偏右的空中。这时我忽然听到左侧有音乐响起来，很奇怪，我问大家谁还听到了，刚问完，我发现收音机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打开了。我关上了收音机。

下午4点06分，27号飞碟传出信息：你们快到了。

乌诺回到车上，表情庄重起来。

下午4点08分，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出现了一块与城里普通车位一样大小的绿地，宇宙信息指令我们的车停在这里。

我们到了。

我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走出车外，这里真是绝佳的宇宙大会场呀！

我们的车停在一条羊肠小道边的右侧，好像是自然形成的车位一样。小路左边是一个高土台，土台上有几个石碓。

杨功友和我同时接到信息：我们一行的与会地点在左侧的土台上，但是我们都没说。小路右侧是微向下倾斜的、一望无际的戈壁、草原，辽阔非常。在目所能及的远方是蓝色的山脉。

在右侧戈壁的上空悬浮着第28号飞碟。我感知到，这是一座处于异乎寻常地位的飞碟，有极重要的神在这座飞碟里。

入夜：救地球宇宙联合大会

（略）

（待续）

杨丹园（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

朝圣飞碟城—超时空秘闻(三)

——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三）

2003-6-9

凌晨：杨功友“换骨”

一、人和神会面的庄严时刻

凌晨零点22分，大同师尊和杨功友都起身来到门厅。我坐在刚才躺卧的大沙发上。大同师尊坐在左边一个单人沙发上。正前方是一张方桌，杨功友坐在方桌右侧准备纪录。我们就这样在这里坐等着会面的开始。

时间一秒一秒地接近零时30分。大同师尊忽然说了三句一样的心灵语短句。一个宇宙信息传到我的脑海中：现在也是一个了解心灵语的时间，心灵语与地球语完全不同，同样的话语拥有各自不同的时空意义和能量。

刚才，大同师尊所讲心灵语的意思是：“你好！欢迎！感谢！好了，让我们开始交流吧！”

但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外星高智慧生命的任何信息。

到了零点30分，大同师尊突然意识到我们没有按照刚才外星朋友说的地点和仪式去做。杨功友和我也都赶快起身来到预定的地点。

我拉开窗帘，我们三人按照与外星友人说好的位置站好。

我们刚刚摆好队形，一个异常高大威严的外星人首领出现在窗外的半天云端。他的身材近4米的样子，也是大头、大眼睛，但是身躯伟硕修长，表情庄重肃穆。在他身后还站了3位样子相似的外星高智慧生命。他们比前面的这位首领个子稍小一点。

我刚开始看清楚一点，他们就从窗子方向进来了，脚离地面约10公分高，稳稳地悬浮着。就在这一刻，宇宙中好像突然充满了祥和的金黄色光辉，一切都忽然变得无比安详，无比清晰，无比明亮，无比神圣。

三位外星首领的双手和我们做着一样的动作，交叉在胸前，然后右手打开向前伸出。

我告知大同师尊和杨功友，我们也将一只手伸出。这时外星首领抱在胸前的另一只手也向前伸出。我们也照做了。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各自伸出自己的手臂敞开我们的心胸站立着，仿佛彼此张开双臂拥抱对方，拥抱宇宙。我们好像是在和宇宙的代表见面。我感到在这一刻神和人会面了，两个宇宙交叉在一个点上，什么也说不出来。

二、夏提司令

师尊：“感谢你们对这一次会面的安排。我们能感觉到我们担负的任务和使命！这是一次宇宙的统一，是时间和文明的交汇点。”

外星首领：“谢谢！欢迎！谢谢！”

师尊：“外星首领，我们应该如何称呼您呢？”“夏提。”

师尊：“谢谢您，夏提！您来自哪里？”

夏提：“我们最近的暂居地在木星。”

师尊：“您是木星王吗？”

夏提：“木星在这一个光纪元里是我的居所。木星的王并不是我。但是今天所有这里的飞碟的首领是我。我不是木星王。”

我得到夏提过来的信息：“你们可以回到门厅的座位上于我们继续交流。”

入座后，宇宙信息不断传入我的脑海：在新墨西哥州活动的飞碟中，夏提是最高首领。他的第53架特大飞碟悬浮在第52架飞碟上面。

第52架飞碟的大小与罗斯维尔城相仿，但仅是夏提的第53架飞碟的十六分之一。

于是，我从52号飞碟往上看，才发现高空中夏提那硕大无朋的第53架飞碟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呈深灰色，散发着无尽的爱和友善，蕴藏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和能量。

三、杨功友上宇宙手术台——准备“换骨”

大同师尊说：“谢谢夏提！”并问：“什么时候开始为杨功友做‘换骨’的宇宙手术？”

夏提说：“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天目中看到杨功友的阳神（本世魂）离开了杨功友，飞到空中的一朵云上。宇宙手术台不知何时已经安好，另一个杨功友即她的肉体的能量体已躺在上面，刚出去的杨功友的阳神就站在手术台边，双手合十，注视着这一切。

阳神与肉体能量体都具有此人肉体的同样形象，按我们目前的修炼水平，一时难以区分双方有什么不同。

这宇宙手术台是如意的，可随杨功友的意愿而变化。围着杨功友手术台的，是6位比乌诺还小一点的、来自土星的外星高智慧生命，样子和乌诺很像。医神扁鹊站在手术台中间的位置。6位可爱的小个子外星生命在为杨功友的换骨手术做准备工作：他们通过眼神和抚摸给杨功友爱和安慰，带给杨功友源源不断的正面力量。

杨功友这时感到很安全、很快乐，没有一丝的紧张。

四、诸神光临，为杨功友洗肾

慢慢地，杨功友床后的三个外星高智慧生命开始淡化，隐去。

他们隐去的同时用明确的思维传感告诉我：“大胆地将你看到的一切讲述出来！”我感谢他们！床前的三个外星朋友还在，仍然在安抚杨功友。

此刻，在杨功友的头上方，盘坐着的白衣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她面朝床尾，说：“这个手术时间会比较长，还会有神要来。”

外星朋友的安抚工作使得杨功友的两个能量肾起了变化，有好多脏的东西开始在肾中积聚、沉淀，慢慢地从肾底部渗出。仔细一看这些脏东西，竟然是累世轮回中积累的恶因、恶果、贪婪、杀业等，这些东西不是人类的肾所能包容的。这些东西不断地从肾中漏出。躺在床上的杨功友进入一种像睡眠又像是被麻醉的状态。

弥勒菩萨出现在床上面的空中，与观世音菩萨面对盘坐。现场的气氛更加庄严，也更加温暖。这时床前的三个外星朋友也开始慢慢离开手术台。

夏提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手术台的对面空中。他的身后还是站着几位高大的外星智慧生命。他们一起在现场形成一种非常安全的能量场。

夏提说，他也可将杨功友直接带入他的飞船来进行跨越轮回的手术，对杨功友进行彻底的改造，但这不符合他们所共同信仰和遵循的规律。在这规律之下，杨功友的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有自己的轨迹。

大家都在沉默中等待。我在天目中看到杨功友的肾中有黑色的杂质还在往下滴。

观世音菩萨再次说：“时间会比较久，我一直会在，还会有神要来！”

五、乌诺谈外星的生命与家庭

乌诺来到我身边，带来了清新、亲切和热情、愉悦的信息。他很安静，就坐在我这张沙发的右边。过了一会儿，师尊开始和他对话：

师尊：乌诺，你好吗？

乌诺：我好的！

师尊：今天你还有什么别的使命吗？

乌诺：我这次的使命是和你们在一起。

师尊：谢谢你一路都陪着我们！

乌诺：（很高兴地笑着点头）

师尊：你和夏提是什么关系？

乌诺：我是他的儿子。

师尊：你们那儿也有家庭传承吗？

乌诺：没有。是意念的传承。我来自一个善的意念。这善的意念是一道光，我从这道光中诞生，在宇宙中诞生。这善的意念后面是宇宙和夏提。对我来说，宇宙就像是母亲，夏提是父亲。

师尊：你们那儿，生命都是用这种方式繁殖吗？地球人是否也能用这种方式？

乌诺：不是每一种生命都以这种方式产生，但如果一些地球人升华，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师尊：接下去我们该做些什么？

乌诺：等着信息来临。

六、洗肾的关键是忏悔

我们又都回到沉默中继续观察。我看到杨功友左边的肾毒消得差不多了，右边肾的杂质还比较多。

观世音菩萨第三次传下信息：“手术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一直会在。”

我在天目中看到大同师尊的阳神升到了手术台边，右手一挥，杨功友右边的肾中大部分杂质都消失了。

接下去是比较难的工作了，杨功友两肾中大块的脏东西已经都清理掉了，现在的两肾几近透明。但是肾中还有无数极其细微的杂质。

信息传达下来说：刚才除去的是恶行，现在剩下的是恶念，还有一部分恶言。这些细微的杂质，平时既看不到更不容易除掉。

这时，手术台上的杨功友跪坐了起来。她真心地、深深地在忏悔！大同师尊的阳神就站在杨功友手术台后讲天语，双手合十。

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夏提和所有在场的外星高智慧生命体，还有本次换骨手术的“仪导师”——医神扁鹊都在关注着杨功友忏悔的过程。手术的这一部分很关键，是她自己要进行的过程。

观世音菩萨说：“要悟！悟到就在一瞬间！悟不到时间就长一点。”

有信息说：“等着，杨功友会完全脱胎换骨的！杨功友是一个大试验！是一个大实践！是地球人、菩萨、神、外星高智慧生命一起遵循宇宙共同规律来处理人类问题的一个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功友很重要。”

你忏悔得成功，是提供给人类解脱的道路。阿尔伯克基克那个瘫痪的女学员用杨功友成功忏悔的方法，她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会发生奇迹的。”

七、献心消孽障

大同师尊说：“现在我想向天神提一些问题，以进一步获得启示。请问神：我们是用心灵语方式交流，还是用地球语交流？”

神答：“心灵语。”

师尊说：“好吧，请神把丹园翻译天语的速度加快，接近同步，很快翻译出来。谢谢神！”
……（这里有一段师尊与神的对话没记录下来）

过了一会儿，师尊又问到杨功友的手术。我在天目中看到她左肾中的杂质很快聚到一起了，右肾慢一点。杨功友还在跪着真心忏悔。

半空中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夏提和所有外星高智慧生命都在倾听杨功友的忏悔。

杨功友开始练“十字术”。就在刚开始练的瞬间，杨功友的肾一下子光亮多了。

清洗肾的工作还在继续，师尊开始讲心灵语。

杨功友在自己的天目中看到：手术台上跪坐的杨功友将自己的心捧出来，放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刚这样一放，我们同时看到她肾中的杂质一下子没了！

师尊问：“肮脏的东西都清除了吗？”

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用拂尘将杨功友的心轻轻一拂，杨功友的心顷刻间变得透明了，似乎一尘不染。

如果一个人心上一尘不染，身上也会一尘不染了。当然，这是此刻的杨功友，在宇宙手术台上，在众神关照下要“换骨”的杨功友。等到她回到尘世，她的心又会受到污染。

八、天帝出

就在这一瞬间，天帝的伟岸形象出现在我的天目中！天帝威严的双目在巡视，表现出对整件事情的关注。他的出现令现场的一切都静止了。

九、医神炼了500年的宝液

忽听杨功友说道：“中国佛教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刻，我对六祖的话才明白了一点：没有心，哪里来的心病？没有肾，哪里来的肾病？”

人类的所有的疾病、痛苦和烦恼，都是太执着于自己的“小我”而找来的。

我在天目中看到杨功友的两肾彻底空了！干净了！医神扁鹊开始将木桶中金黄色的能量液向杨功友肾里灌注，这是宇宙的精华。

杨功友接到医神的信息说：“这是他练了五百年的宝液。”

随着宝液的注入，杨功友会越来越强壮，像婴儿般的元气充沛。肾虽小却能装很多能量。木桶里的能量液是取之不竭的。医神先灌左边的肾，左边的肾满了，又开始灌右边的。

有信息从天上传下来：永远有一颗忏悔的心！永远有一颗律己的心！

十、晶莹剔透的天骨

大同师尊问道：“接下去呢？”

我看到杨功友心的生命力逐步透向身体各部位。两肾现在饱满结实，心是透明的。

师尊对杨功友说：“忏悔！律己！铭记心中！对天承诺！”

师尊和杨功友开始用心灵语对话。

师尊：“要把宇宙交给的任务完成，彻底改变自己！”

杨功友：（点头）

师尊：“今晚天神给你第一次“换骨”，更换骨的能量体。要解决全身的肉体问题，要使生命升华，还要不断更换、更新全身所有内脏、器官的能量体，要更换、更新全身五大系统的能量体。”

丹园：“我的天眼中看到一副晶莹剔透的天骨从天上下来了。”

杨功友：“是的，乳白色的天骨，美极了。从天而降……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要碰触到我的身体了……啊！进去了，融进去了。哦，旧的能量骨架被挤出去了，进入黑洞了，被宇宙回收了。我现在感觉力气大多了！我的能量骨换好了！我已体验到换骨的过程，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洗肾的时间比较长。等到肾中的负信息、负能量掏出后，肾发生了质变，会带来骨的质变。这时，换上“天骨”的速度会很快。”

师尊：“要把‘宇宙大同’的理念铭记在心。”

杨功友：“我会铭记的。”

师尊：“你可以问神了，手术是否要结束了。”

杨功友：“神说，结束了。我看到自己的能量体从手术台上跳下来了，像一个新生儿，很精神。”

师尊：“丹园，你看现在的杨功友！”

丹园：“一个精神焕发的、崭新的杨功友。”

师尊：“宇宙是否批准这例手术成功了？”

杨功友：“神说，是的！”

丹园：“这不是人间一般的手术，也不同于以往天功的能量调理。”

师尊：“这次天帝——宇宙的主宰亲自过问杨功友的‘换骨’手术，可见宇宙是何等重视。”

杨功友：“这是真正的造人工程。”

师尊：“天功第一例宇宙‘换骨’手术宣告圆满结束。我们全世界所有天功修炼者以万分谦卑、感恩的心，感谢天帝、诸神、地球与众生！”

杨功友到另一个房间跪拜。跪拜结束后，她走出房间。

天帝消失，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消失，医神消失，夏提等三个外星首领消失。大同师尊的阳神从空中回来，杨功友的阳神回来。

师尊：“第一例“换骨”的成功，就有第二例、第三例、千千万万例！请问神，第二例、第三例是谁？”

我和杨功友同时看到了第二、三例要进行“换骨”的天功学员的形象。

杨功友：“我现在感觉自己是个半仙，能和神仙自由来往了。”

师尊：“一个改变地球整体面貌的极其伟大的造人工程从杨功友开始！”

丹园：“我接到信息，杨功友的形象在‘换骨’后会变得越来越好。”

师尊：“请问宇宙，主持人类优化工程的神是谁？”

丹园：“我天目中看到是姜太祖！他在天帝台阶下手持令牌。”

师尊：“对了，他就是封神的嘛！将来地球人中完成脱胎换骨的新人类，其生命会升华。升华了的新人类，升入5维以上就是神。请问夏提，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事吗？”

丹园：“夏提他说今天的会面很好，他会和我们在睡梦中继续谈。”

这时大同师尊带着杨功友和我虔诚地感谢宇宙，感谢上天诸神，感谢所有的高智慧生命，感谢万事万物。

之后，杨功友又去另一个房间跪拜。

良久，杨功友回来了。

这时，我才睁开眼看了杨功友一下。这个杨功友真是换了个新人似的，眼睛都亮了。

我真心为杨功友高兴！（待续）

杨丹园（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

朝圣飞碟城—超时空秘闻(二)

——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二）

2003-6-8

53架飞碟的盛大欢迎仪式

一、金星女王依娜

早上起来收拾完东西，离出门还有些时间。大同师尊在楼下客厅像是在练功，见杨功友和我走过来，就同

杨功友说：“你看看依娜在哪里？”

杨功友指指大同师尊右侧说：“她就站在你旁边呢。”

这时大同师尊和杨功友开始了对话。

师尊：“你看她长的是个什么样子？”

杨功友：“金发碧眼。”

师尊：“对！她从何而来？”

杨功友：“她来自金星。”

师尊：“她在金星地位如何？”

杨功友：“金星女王。”

师尊：“看看我昨晚房间里有什么情况。”

杨功友：“一道光照在大师床上，有飞天女神在；她是随着光束进来的，随着光束飞来飞去，像是月亮的光。”

师尊：“还有谁在？”

杨功友：“依娜也在。她很忙，在打扫苏珊整座屋的房间，把每个房间的灰尘都打扫干净了。”

师尊：“谢谢，依娜，也谢谢这房子的主人。依娜在调整这房子的风水，作为送给屋主礼物。”

据说，大同师尊与依娜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联系上了。依娜和大同师尊及师尊的家人都有很紧密的信息联系。大同师尊与依娜不时有信息上的沟通，依娜经常来帮助地球，帮助人类，帮助天功。

我不免陷入沉思：真正的生命的平等存在于高维时空。金星在太阳系的维度是最高的。一个金星女王竟然如此关心一个低维度星球上的事情，竟然屈尊为地球上一个普通家庭打扫灰尘，调整风水，这在地球上哪一个国王、总统、国家主席能做得得到？

当然，对于高维时空的神来说，这却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观世音菩萨、八仙、关公等天神对民间疾苦的慈悲情怀，几千年来已深深印在中国民众的心坎上。

我们整理好东西就出发了。在车上，大同师尊刚坐下来就同杨功友对话：

师尊：“你用天眼看看，丹园昨晚怎样？”

杨功友：“他昨晚又出去了。外星朋友带他拜天，是拜天上最亮的一颗星。”

师尊：“是启明星，是金星！看看依娜和丹园是什么关系。”

杨功友：“丹园是她的弟子，他的太太王宏也是。我看到依娜一手牵一个，要把他们带走，但现在还不行，他们有点重，脚上有泥巴，需要大师帮助他们洗干净了才能把他们带走。”

师尊：“外星朋友为什么带丹园独拜金星？”

杨功友：“金星的能量对丹园特别有帮助，也容易接受。这样，丹园与金星之间就搭好了一座能量桥。”

师尊：“金星的灵魂太白金星和依娜是什么关系？”

杨功友：“太白金星是师兄。”

二、医神扁鹊

这段对话完成后，我们就来到了琪特拉家。

今天上午10点整，大同师尊将在新墨西哥州第一次传授天功课程。这次传授的是天功的天导术。在琪特拉家，大同师尊令我用心灵语的特殊方法为她家调理风水。我遵命开始用心灵语对这所房子进行调整。刚开始就在天目中看到顺时针的能量流在中速旋转，将房子中不干净的杂质都带出了房间；约10分钟后，当开始为房子补充能量时我看到空中有逆时针的能量流倾泻而下，像流水一样注满了整个房间。调整后，我们就去上课了。

原本要担任本修炼班翻译工作的是加州的贺名芳，但是她在单位里请不出假来。大同师尊为翻译的人选费心，准备在矮子里面选将军，让我临阵磨枪上来当翻译。结果上天偏偏安排好了一个绝佳的人选：小童！此人来美国十年，醉心印度医学，从加州特地搬来新墨西哥州求学。英文功底好，医学词汇和修炼专用语也丰富，而且甘做义工，不计报酬，助人为乐，能成人成己之美，真实难能可贵。杨功友和我上午听了她的翻译都觉得相当不错，第一次为天功当翻译就能这样举重若轻，不容易。

到了中午休息时，杨功友和我接大同师尊出去用餐。杨功友和我辟谷，师尊吃得又简单，与其说是出去用餐还不如说是出去坐坐。我们随便找了个快餐店坐下来，宁静地坐了一会儿，大同师尊开始和我们聊天。一开始杨功友还在应答，后来杨功友的声音听不到了。她疲软地坐在旁边，闭着眼睛，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

大同师尊对我说：“丹园，你看看杨功友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大同师尊一调动信息，我在天目中看到杨功友的两个肾像是两个水泵，水泵已没力气，水泵里的水也不够；这两个泵无法将水运到头顶，总是将水泵打到后脖颈偏上一点，水就落下来了。我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大同师尊和杨功友。杨功友说是的，她现在感到有脑供血不足，头很晕。

杨功友话音刚落，我在天目中就看到医神扁鹊从空中下来站在杨功友身后。医神的脚边有一个盛满了金色能量液的木桶，一把木勺子斜插在木桶里。他开始弯下腰来，用木勺子舀木桶里的能量液，向杨功友的肾里灌注。杨功友的两个肾下都垂下一根小管，医神向肾中浇，能量液却从杨功友肾下的小管漏出去。虽然漏的比灌的慢，但这样下去，两肾最终是留不住能量的。

大同师尊请求医神让杨功友好起来，哪怕是暂时的好起来，因为我们下午还要上课。

医神听后低下身，将杨功友肾下的两个管子各打了个结并系紧，这样就不再会漏液了。

医神继续灌注。杨功友一下子好了过来；她眼神又亮了起来，有了力气，人也有了精神。真是神力，立竿见影。

三、天大喜讯：天神要给杨功友“换骨”

我从天目中看到一幅画面：杨功友躺在一张像是古代书案，两头翘起来的台子上。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说，昨晚他俩在房间里也对杨功友的身体进行了天测。刚才我看到的情况和昨晚测到的是一样的，但我不知道昨晚的事。

大同师尊说，今天晚上天神要对杨功友的身体来一个非常神奇的调整：要做宇宙手术，要“换骨”！宇宙手术？“换骨”？是不是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中的“脱胎换骨”？对于“脱胎换骨”这个成语，中国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哪个中国人不知道？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脱胎换骨，有几个人讲得清？恐怕连“脱胎换骨”这个成语的出处也少有人知道。至于脱胎换骨的宇宙手术，更是比天方夜谭还要离奇了。

我们这次是来新墨西哥州研究1947年飞碟坠毁事件，最离奇也不过多一些外星朋友的信息，怎么会和“脱胎换骨”联系在一起？更何况是对坐在我面前的杨功友会动起脱胎换骨的宇宙手术来。而且是天神亲自来动。

大同师尊看到了我的迷惑。说道：脱胎换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它是道家实行生命升华的宇宙秘法。所谓“脱胎”，即追寻人类最原始的纯洁灵魂；所谓“换骨”，即更换一个人肉体的全部能量

体，“换骨”只是一个代名词。古代道家的大师们通过极高境界的修炼，会出现脱胎换骨现象，生命会发生大质变，灵魂与肉体得到升华，升入高维时空而成仙、成神。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就是这种现象，西藏秘宗的“虹化”也类似于这种脱胎换骨。

师尊接着说：“‘脱胎换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的道家炼丹术大师魏伯阳祖师的著作中。魏祖师的《周易参同契》一书被誉为“万古丹经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科研价值和灵修练者的参考价值。在世界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世界上不少专家仍在研究这部著作。

“对于‘脱胎换骨’这个成语的来历和真正意义，没有人会去细究了。主要原因脱胎换骨这一使生命升华的宇宙尖端技术，在中国早已失传。

“这一次，我们四人来罗斯维尔本意是想多了解一下飞碟与外星生命的知识，没料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昨晚天神明确通知我们，神要把“脱胎换骨”的秘术重新交回到我们这些伏羲后人、炎黄子孙手中，造福中华、造福世界。

杨功友是天功修炼者中第一个‘换骨’的人。今晚子夜就有天神光临为她施行宇宙手术。这是杨功友的莫大荣幸，也是天功的莫大荣幸。继杨功友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修炼者走上“换骨”之路。不但‘换骨’，还要‘脱胎’。本世纪会有一批地球人最后完成生命升华而成为高维宇宙高智慧生命。”听了大同师尊这一番话，我茅塞顿开、喜乐无边。深深地为杨功友祝福，为天功祝福，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祝福。

我猜测，刚才扁鹊医神为杨功友修复肾、灌肾水很可能为今晚的“换骨”做准备。

四、下肢瘫痪女学员的因果链

下午的课很受学员们欢迎。下课后，学员们恋恋不舍地围着师尊和杨功友不肯离去。

大同师尊和杨功友特别看着那个下身瘫痪的女学员。我和杨功友的天眼竟然看到是一样的画面！我看到的画面只和大师说过，没有别人知道。大同师尊把我叫到一边，再次调动信息，查她的瘫痪有没有康复的可能。我在天目中看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半空中出现了，她身着白衣，无比圣洁慈祥，右手中的拂尘在这位患者的左腿和右腿上依次扫过。她左腿的经络有被打通的样子，有很细的能量线流过；右腿慢一些，没有能量通过的信息。大同师尊令我赶快感谢观世音菩萨。

当大同师尊再次调动信息时，我看到一个身着红衣军服、头戴黑色军帽的白人军官，带着一队同样装束的白人土兵，将一群印第安人围起来。军人们站在高台上手持步枪，印第安人站在下面。他们无助地哭喊着，军人们在笑，场面很凄凉。

大同师尊来到这位女患者身边，问她：“和你说说你前世的事，你能接受吗？你的腿和你前世有关！”

小童将大师的话翻译过去了。

患者说她可以接受。

大同师尊说道：“我们几位有天眼功能的功友同时看到你的前世是一个白人军官，看到你将一个印第安人的双腿打断了，而且还干了一些其他的坏事。”

这位患者还没听完小童的翻译就开始哭了，她说她相信那是真的。她一直以来都在做一种极可怕的噩梦，她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伤害好多人。

大同师尊问：“你哪条腿好一些？”

她说：“左腿。”

大同师尊说：“是的。与我们看到的一样。”

大同师尊告诉她要保持信心，不要过分自责。前世是前世，今世是今世；要把握好今世，好好修炼。

她哭着记下了大同师尊的嘱咐。

五、车驰飞碟城

我们在授课地点停留到下午5点30分才得以分身。

我们换上了高大的四驱越野车。我开车，丹娜坐在副座上，我后坐是大同师尊，丹娜身后是杨功友。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朝着罗斯维尔的方向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新墨西哥州。我们四人中没有一人曾到过罗斯维尔。从阿尔伯克基克到罗斯维尔共约200多英里的路程，后半段为山路。从出发到最后到达旅馆，我只看了一次地图，而且是在阿尔伯克基克的环城路上，其他三人连一次地图都没看过。丹娜从上路的后半程起就进入了半功态的状态，也没有看路。我现在也回想不起来这段路是怎么开过去的，特别是后100英里，我是怎样开过去的，每一个岔路口是怎样选择的，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从阿尔伯克基克开出来之后，我们是在25号高速公路上向南，过了一段转成380号。接着，一路向东。

开到380号公路上时，已是晚上7点30分前后。车子从此一直开始向东疾驰，进入浩瀚的戈壁内陆。

这时，天空好像被分成了两半：

从我们头顶正上方往后、往西是绚丽的晚霞，红云重叠在蓝天上，色彩艳丽；从车后窗看出去的地平线上，巨大的夕阳正要落下，放射出一天中最后的光芒，明亮得好像要将它所有的光都在这一刻释放给天地一样。这是天空中的一半。

而另一半呢，我们的前上方一直到目所能及的前方地平线，已被声势浩大的层层乌云覆盖，远方已经出现层峦叠嶂的山影，再往前开，让人恍惚间竟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云。

我们的车要带着我们开向何处？天空的美景对比是这样的强烈，而且每一秒钟云海和晚霞都在无尽的变幻中转换，令我们真的有点目不暇给。

这时我们都处于发自内心的兴奋中，一边赞叹大自然的壮丽，一边揣测着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六、两遇彩虹

一上路，乌诺就一直在我这一侧的车外边的空中飞行。在距罗斯维尔约136英里的时候，视线越来越辽阔清远，一望无际的旷野在变换的风景中统一，既时刻不同又随时一致。我忽然闻到一股雨打泥土的清新气味，似乎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下雨了。

就在这时，我们都看到在高速公路左侧旷野中出现了一道彩虹！这道彩虹左边接地，虹顶直入云霄，它陪伴了我们10英里的路程后逐渐消失了。

在距罗斯维尔120英里的时候，380号高速公路的右侧旷野中也出现了一道彩虹。这是第二道彩虹，和左边刚刚出现的彩虹相对应。它右边接地，虹顶也斜插云中，色彩比刚才的彩虹还要鲜艳。这时天色因为时间也因为乌云而渐渐阴暗下来了。雨的气息越来越重，近处的乌云好像饱裹着沉甸甸的雨水，仿佛上天要给我们洗尘一样。

乌诺此时忽然进到车里，就坐在我的左腿上，一言不发，认真地看着前方的路。

我们都有些不解。

大同师尊发问道：“乌诺，难道你也怕下雨吗？”

乌诺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

我们脚下的公路笔直，向无限远处延伸，通向山区，山区笼罩在雨云之内。在不远处的雨云中，不时有闪电从云中闪现，好像是从空中裂开一道明亮的沟，刚刚漏出一道沟形的天空的样子，这道天沟又马上合上了。车子越向东行驶，眼前的山脉和雨云就越壮观。夕阳余辉染得我们身后的大地一片金黄，一切是那么

的美丽！

又行驶了10英里左右，第二道彩虹消失了。我们快要进入山区的时候，下雨了。这雨并不猛烈，而几乎是轻柔地飘下来的，好像是很温和细心地在为我们接风洗尘，清洁道路。

七、彩虹凯旋门前：亦真亦幻大飞碟

猛然，我的天目中看到一架庞然大物般的银灰色飞碟悬浮在前方路左侧的半空中，它有一个体育场那么大，一动不动，就在那半空中停着。

突然，一个强烈的思维传感直钻进我的大脑：“我们是来欢迎你们的。”

我完全懵了！不知道这是我的幻觉还是错觉，还是我天目中看到的超越时空的真实存在？就在此刻，从飞碟中传达出祥和有力的信息：“说，丹园，说出来。”

我更加迷惑了，但没有出声。我心想，这时杨功友也在车上，如果真的是飞碟，她也应该能看得到。我等她先说吧。

这之后不久，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为宏大美丽的奇景：一道完整的彩虹横跨高速公路，像是一道巨大的凯旋门！而我们的车子就要从这巨大的凯旋门下穿过。车上的人都兴奋、惊叹得不能形容，纷纷拿出照相机拍摄。短短半个小时3遇彩虹，而且天色虽越来越暗，彩虹却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完整艳丽，这真是人生罕有的经历！

八、第二架大飞碟

我们在兴奋中过了下一个10英里，乌诺的表情却越来越庄严，不再说话，只是看着前面。

10英里的路程刚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这时巨大的彩虹凯旋门还在空中。等我们加完油，休息了一下再上路后，彩虹凯旋门消失了。

车行了一段时间后，太阳完全落山了，四周开始全暗下来。路边的里程碑显示距罗斯维尔还有89英里。我的天目中再次猛然看到一架飞碟，它悬在公路的右前上方半空中，和第一架飞碟一样的大，同样安静地浮在那里，稳如泰山，也是来欢迎我们的。

我仍然没敢报告，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从何说起。我还在等着杨功友。

九、我不得不说了：我们的上空有三架大飞碟

等着车驶过第二架飞碟，我们的车也沿山路转了个弯。刚刚转过弯来，一架深灰色的、半个天那么大的飞碟凸现在眼前，它就悬浮在山路的右侧低空。我的心脏突然猛烈地跳动，根本无法控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同时又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安全过。

一个强烈的信息传感直接从这第三架飞碟上过来：“说出来！丹园！说出来！”

我这时不得不说了，告诉了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这架飞碟和刚才两架飞碟的情况。

大同师尊说：“你拖了这么久才报告是不对的！有宇宙信息就要马上报！”

杨功友鼓励我说：“你看到的東西都是真实的，要大胆地讲出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传达收到的信息。”

我这下心里有谱了。第三架飞碟也传出满意的信号，从飞碟中过来一个思维传感：“我们就开始用这种交流方式。你们的车，现在已经进入飞碟地区。我们第3号飞碟是一座桥头堡式的飞碟。通过我们就可进入另一个世界。”

这时，我们的车子正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山路上，周围和前方的环境显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壮观！前后左右的乌云好像就在我们四周，整个世界没有别的车辆，天地间再看不到一个人影。车子好像在飞驰着向云里面开进去，又好像已经在云里面了。一时感觉特别快，一时又感到车行很稳很慢。

从第三架飞碟开始到以后的第50架飞碟，我基本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一会清醒一会恍惚，大脑常常是一片空白。只有传输过来的信息在里面，也不知道是我在开车，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开车。

十、有16位外星宇航员的第四架飞碟

车子开了好一段，才开出第三架飞碟的腹底，一开出来，一点雨也没有了，好像从没下过雨一样。云却是越来越厚，越来越浓，好像是在高速地滚动，又好像一动不动。

第四架飞碟出现在前方右侧的山顶低空。我报告给大家。第四架飞碟像是在奖励我一样，在我报出的同时，从碟体里射下一道闪电，很好看。

它告诉说：“你们前后左右都没有车辆和行人，你要习惯这种交流方式，安详地交流，安详地开车。”

这时我才意识到从加油站出来到现在，我好像没碰过方向盘，或者是忘了，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怎么开过来的，我在追忆这段经历的此刻，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一过第四架飞碟，车内所有人就从刚才的活跃和兴奋转入了一种虔诚和安静；丹娜和杨功友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

大同师尊用温州话和杨功友说了些什么，杨功友用温州话回答。温州话是中国的一种极特殊的方言，语言学家、方言研究家都弄不懂它源于何处。这种语言，除温州人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听到温州话，像听天语，没有什么人能听懂。它简直像一种遗落在地球上的外星语！我一点也听不懂大师和杨功友在讲什么。

丹娜一直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因为她不懂中国话。但是她仿佛进入了功态，双手合十，盘腿闭眼，一言不发。

我从天眼看到第四架飞碟，里面有16位外星高智慧生命：飞碟的大厅里有9位，后面有7位没有出大厅；前面的9位以横队排列，中间一位大些，左右两边各有4位小一点的。

正当我注意到这场景的一瞬间，大同师尊问我：“丹园，你现在看，杨功友在哪里？”

我从天目中看到杨功友已经来到第四架飞碟的大厅当中，她的面前就是这1大8小共9个外星朋友。他们正在欢迎她。

我注意后座，杨功友的肉身正坐在那儿，上了飞碟的是杨功友的阳神——人的本世魂，其形象同肉身一模一样。

我说：“杨功友在第四架飞碟里面。”

师尊说：“里面有多少外星朋友？”

我说：“共16位，前面9位，后面还有7位。”

这与杨功友刚才用温州话和师尊交流的情形相符。

这些外星友人来自土星。

十一、车，从两纵队飞碟仪仗队下穿过

我们足足开了好几分钟才离开第4架飞碟的腹底，在公路的两侧继续出现一架又一架巨型飞碟。我们的车

好像在两纵队飞碟仪仗队中穿过一样。第5架、第6架比较小，但也有一架体育场那么大的。第7架到第11架都有十几个体育场大小，除了第10架。这时我们渐渐地明白了目前的大致状况：在广袤无垠的新墨西哥州内陆，在山峦和沙漠交错的大地间，在夜幕沉沉的暮霭里，外星朋友正用许多架飞碟排列在公路两旁的低空中，从这里一直向远处延伸。我们不知道会延伸到哪里。他们用思维传导的方式和我们交流，用宇宙特殊的力量安排着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彻底镇住了！这场景完全超出我们所有想象力的总和！

十二、52架飞碟与12道能量线

第10架飞碟是一架小型的导航飞碟，碟体有着五颜六色的光，主要是橙色、黄色和蓝色。它一出现就在我们前行的上方导航，一直轻巧地在空中飞翔。这是第一架动起来的飞碟。

当我留意到所有的飞碟都在路的两侧时，突然看到第16架飞碟就悬浮在公路的正上方，很低，距地面约30米，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车子一驶过第15架飞碟，第16架飞碟就开始了与我交流。它告诉我，我们将从第16架飞碟下穿过一道能量线，这架飞碟停的位置是能量级别的交界处。

后来我们知道，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罗斯维尔，我们共穿过了12道能量线，他们分别在：第16架、第18架、第22架、第26架、第28架、第32架、第36架、第38架、第42架、第48架、第50架和第52架。

飞碟里传递出来的信息告知了我们这能量线的定义和含义，可惜的是我记不完全了。同行的其他人都在功态中，只能回忆起如下一点儿内容，而且目前只能用“能量线”这样的名词来描述也许才可以让我们地球人了解：这是一个能量级别的界限，不仅是同一个空间上能量级别的交界线、时间级别的交界线，而且还是一个宇宙级别的提高。用“跨过”能量线来说并不恰当，因为能量线的两侧并不仅仅是位移的区别，也同时是时间的区别，还是下和上的区别、低和高的区别，现在和过去、未来的区别，此世界和彼世界的区别。这些区别并非对立，它们因微妙的错位而统一在大宇宙的时空之内，各自表现宇宙的内涵，层次不同却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份。

十三、飞碟中的导航员

我们的车开到第16架飞碟正下方时，这架飞碟一直在我们头顶同速飞行。从飞碟的碟体腹部中央射出来并向下的强光，照耀着车和车的周围。

与此同时，第一架飞碟出现在我们车子的左后方，第6架飞碟在车子的正右方半空中约30米处，第5架飞碟在车子右后方；这三架飞碟在目前的位置也同车子保持同样的速度飞行。一切都是悄无声息而又宏大壮观！

不断地有新的飞碟出现在不远处的低空，不断地有祥和的欢迎信息传送进来，有时还伴随着声音，是低沉洪亮的共鸣声。

经常从飞碟传出一个声音：“说出来，丹园，请说出来。”

也经常有传感信息出现：“你的周围没有任何干扰，请安详地开车，安详地交流。”

从加油站出来开了50多英里，只有一辆车在刚上路的时候超过我们，其他真的是前后左右一辆车也没有，天地间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漫天飞碟的欢迎和护佑下高速行驶！四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车灯照到路牌显示距罗斯维尔36英里，但会有18英里的公路在施工。

这时，一个信息马上下来：“请注意，在你们的车前、车后会各出现一辆车，你只跟着前面的车，你会很安全。”

我将这个信息报告给师尊。过了约30秒，前方果然不知从何而来出现了一辆车，就在我们前面匀速行驶。这时我在后视镜中看到后面也来了一辆车。大同师尊回头也看到了。这两部车一前一后和我们共同开过了这18英里的施工地段。施工地段结束也刚好出了山地，也就在我们不经意间，这两部车突然消失了。在我们的车前车后又恢复了空无一车的情况。

十四、丹娜的阳神也飞进了飞碟

大同师尊问丹娜：“刚才闭上眼睛时看到了什么？”

丹娜说：“我刚才看到好多平行旋转的光，我在光中高速飞行。飞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明亮的金字塔形大厅，大厅的四角有四道向顶上延伸的光。我在这厅中待了一会，因不能集中注意力而再也看不到了，之后我就一直想哭。”

实际上，她的阳神也进入了飞碟。

十五、像罗斯维尔城那么大的第52架飞碟

出山之后的飞碟与刚才排列在路两侧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第33架直到到第42架共11架飞碟就停在公路正上方。

在接近罗斯维尔还有3英里的时候，车内的人又都好似“清醒”了过来。这时，我在天目中看到罗斯维尔城正上方约300米高处悬浮着一座和罗斯维尔整座城一样大小的第52架飞碟！

我当时以为这是今天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一架飞碟，实际不是。在罗斯维尔城外空中还悬浮着一架更大更神秘的飞碟，那是第53架大飞碟。

十六、神与人会面的时刻即将来临

我们没有走一步冤枉路，在没有来过罗斯维尔，也没有市区交通地图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来到了丹娜订好的酒店。现在的时间是夜10点30分，等我们在房间安顿好之后，已是11点多了。

宇宙传来信息：“等一下你们要和好多神，好多高智慧生命会面，时间定在2003年6月9日凌晨0 30分。”

来会面的是什么神没有说，会面的礼节等一下会通知我们。

大同师尊问道：“请问神，杨功友的换骨手术什么时候进行？”

一个思维传感过来：“在与诸神会面的时候进行，会面不会影响杨功友的宇宙手术。”

十七、我被6位外星生命包围并得到指导

大同师尊请丹娜先回房间休息，他带着杨功友和我在他下榻的118号套房等待。

现在离0 30分还有近1个小时，师尊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离开师尊的卧室到门厅的沙发上正要面冲沙发俯卧躺下，一股柔和强大的力量把我掀翻过来，变成仰卧。有6位外星高智慧生命将沙发围起来，他们拉起我的双手亲切地和我说话。这6位外星朋友身材高大，都在3米左右。我的左手开始发麻。

有一个声音说：“好的，你现在的左手是接受信息能量的手，你以后都要这样开放式的睡眠，我们会经常这样在你的睡眠中和你交流。”

另一个声音说：“现在要有一个突破，不是我们是否显现，而是你是否判断得出。我们想要你了解，肉眼和天眼看到的图像，都在大脑中留下相同的信号；所不同的是，肉眼看到的图像你已经习以为常，并不知道那只是短暂的和虚幻的，而天眼中看到的是超越时空的真实。”

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不到飞碟的细节呢？

这个念头刚一出来，这6位外星友人发出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带你去车上。”

在一瞬间，我来到刚才一路开来的车上。车内的细节我看得一清二楚，一切都真实得可以触摸。

一个声音响起来：“现在你看到的是你大脑记忆中肉眼看到后留下的信号。”

突然间我又来到一架飞碟内。这时碟内的一切细节我看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真实过！

我明白了！这6位外星友人又带我回到沙发上。

外星朋友告诉我们：0 30分见面的地点和我们三人在那时所站立的位置，并给我展示见面时的礼仪。我们就站在大同师尊卧室中离窗前约3米处，师尊站在中间，杨功友站在师尊左后方，我站在师尊右后方。见面的礼节开始时就像“十字术”一样，双手交叉在胸前，成抱胸状。然后师尊和我先伸出右手，杨功友先伸出左手，再将另一只手也打开，向前伸出，与前手平行，掌心向上。

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告诉我：“去告诉你的师父！”

我看了一下表，11点50分。我想让师尊再休息一会儿，可是不行。这声音越来越有力：“现在就去！现在需要你去！”

我像是被“腾”的一下掀起来，走到大同师尊床边，轻轻摇了一下师尊，先道了歉，然后告诉与外星人首领见面的位置和礼节。

随后说的话我像是在昏迷中讲的，师尊也没听清楚，杨功友听到了，但记不下来，她只知道“特别深奥精彩”。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更回忆不出了。

说完又回到门厅沙发上，刚要面向里侧卧，一股力量又将我放平，让我脸朝上躺着。

0 10分左右，我的腰部被人往上抬起，很舒服，腰上似乎有一只很厚实的大手支撑着，感到很有力，像是“龙腰”一样。

0 15~0 18分，我又从朦胧中醒来。就这样睁着眼等着会面时间的到来。（待续）

杨丹园（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

朝圣飞碟城—超时空秘闻（一）

——81座飞碟与脱胎换骨的超时空秘闻（连载之一）

2003-6-6

□提示：1947年7月4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的飞碟坠毁事件及解剖外星人尸体的记录片，于1995年在全世界25个国家播放后，轰动了全世界。解剖外星人尸体，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大事件。对于该事件的真伪，一直有争论。由于近年来不少当事人冲破封锁，接连公布当时的真实情况，加上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目击飞碟与外星人事件在世界各地发生，世人对飞碟和外星高智慧生命光临地球，并参与救地球的大趋势表示出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叙述的事件，可以说是半个世纪前飞碟坠毁事件的延续。

大同师尊一行，2003年6月的新墨西哥州之行，引出了新墨西哥州宇宙飞碟联队宏大壮观的集体亮相，还引出早已失传的有关生命升华的脱胎换骨宇宙秘术重新光临人间，还引出了在飞碟坠毁现场召开救地球宇宙联合大会，以及出现神秘莫测的大天眼等等一系列奇闻。虽然文中好些事件的描述亦真亦幻，以隐态描写为多，如飞碟联队、宇宙大会等等均无法印证。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诸位读后，信不信由你。不

信者，不妨当读小说消遣，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亦无什么不好。

然而，值此地球与人类深陷危机的旷世巨变时刻，这部四万余字的日记，在天功网站上公布，对于已决意投入“三救”志士仁人来说，定会引发心灵上的共鸣和诸多联想，定会伸出双手，欢呼诸神和外星朋友们的光临，帮助地球和人类摆脱灭顶之灾。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2003年6月6日 到新墨西哥州去

今天早上7点45分，天功学员帕克(Pak)开车来旧金山的联合城接大同师尊、杨功友和我。半小时后，我们抵达圣荷西(San Jose)机场，学员丹娜(Donna)早已经在这里等我们了。

丹娜也是这次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之行的牵线人和联络者。她的一位在印度医学院教学的朋友琪特拉(Chitra)有心想请大同师尊到她那里去讲课，托丹娜征求师尊的意思，师尊欣然应允，从而成就了这次行程。

一、从1995说开去

大同师尊早就想去新墨西哥州，主要的原因是，在1995年师尊初来美国时，曾看过一部当时轰动全球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向世界上25个国家同时播放，内容是有关解剖一个外星人的尸体。1947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市(Roswell)附近的沙漠中坠毁一架飞碟。在这架飞碟的残骸中找到的一具外星人尸体，并由科学家进行了解剖。此事惊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整个事件由当时的美国空军制作了一部长达91分钟的记录片，一位摄影师翻拷了影片，并交给一位英国纪录片制作人。后来，此影片又辗转到了英国飞碟研究协会手中。影片于1995年8月在英国雪菲德大学的飞碟研究会议上首映，继而由BBC在全球播放。

这部纪录片引起了大同师尊对UFO和新墨西哥州，特别是对已成为世界著名飞碟城的罗斯维尔的关注。这次机缘巧合，一来可以在新墨西哥州开班授课利益大众，二来可趁此机会造访罗斯维尔，对当年的神秘事件一探究竟。

二、乌诺光临

就这样，大同师尊带着杨功友、丹娜和我一行四人，登上了飞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最大城市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的客机。在飞机快要降落时，大同师尊像往常一样，让我注意看今天这架飞机的保护神是谁。随着师尊调动信息，我看到飞机前部机舱上空，弥勒佛在左、观世音菩萨在右，他们面对面地在空中飞翔，保护着这班客机。师尊又让我看他的身体，我闭上眼睛后，除了一颗鲜红搏动的的心脏而外什么也没看到，只是在这颗心脏的后面有一点异样。我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大同师尊，感觉很惭愧，因为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看到。没想到师尊鼓励我说看得很准。

大同师尊又调动信息对我说，你再看，用天眼看昨晚。

这时我天目里出现了昨天(6月5号)夜里的情形：在师尊居住的天屋的走廊上，一个身高约120公分左右的灰色小外星生命，很高兴地用右手拉着师尊的左手向外走，师尊也很高兴的样子。这个小个子外星生命有着大大的头，纯洁聪慧无比的大眼睛，身体和四肢都比较细小，整个人是新鲜健康的灰色。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这时，潜意识问了一下他是谁，天目中出现三个字母[UNO]乌诺！多么简单美妙的名字！但是这一切我都没敢告诉师尊，我只和师尊说：“我看不到原因。”大师尊看都没看我就马上说：“再看！”我又闭上眼睛，仍然是同样的画面在天目中出现，这次我不得不说了，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师尊。

大同师尊用轻柔地声调问乌诺：“你是谁呀？”

我天目中UNO的字样再次出现，这一次伴随着一个发音[UNO]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这些，只得和师尊说不知道。

大同师尊和乌诺进行对话。

这时我看到乌诺可爱地摇着大大的头，还摆着手，回答了师尊的话。样子十分天真。大同师尊说：“好，我们准备降落吧。”

在飞机开始下降时，大师尊说你要注意看弥勒佛和观世音菩萨在飞机落地时的动作。随着师尊的信息，我看到飞机前部上空仍然是弥勒佛在左、观世音菩萨在右。就在飞机触地前的一刹那，弥勒佛用左手、观世音菩萨用右手中的拂尘都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飞机就这样平稳着陆了。我们都感谢弥勒佛和观世音菩萨的恩典和护持！

三、寻访向导

下午3点左右，在等行李的时候，丹娜走来和我说起这几天来一直困扰她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此行的重点其实是在罗斯维尔附近的UFO坠毁现场，但这里并不在罗斯维尔市区。新墨西哥州地处内陆，土地广袤，大部分的地况是沙漠和森林。当年坠毁的现场没有显著的标志，官方也一直在否认这一坠毁事件，因此没有向导很难找到。丹娜联系上了当地的UFO博物馆，由馆方推荐了一位权威的向导。据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带我们到现场去。他向丹娜提出一些有关行程上的要求，因为有一些路段属于没有路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在罗斯维尔换乘他的四轮驱动越野车才能抵达现场。看上去这个人很专业，但对这个行程，我们都没有把握。其次，由于连日来华氏100度左右的高温，新墨西哥州森林服务部门(New Mexico Forest Service)很可能要关闭通往现场的一段高速公路，以免因为任何意外而发生森林大火。这位叫布鲁斯(Bruce)的向导的介绍，一方面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当地的情况，另一方面让我们隐隐感到去现场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丹娜叙述完她的顾虑，我也向大同师尊和杨功友转达了，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担心行程是否顺利。大同师尊只有一句话：“一切听天上的安排吧！”我们在机场行李传送带的旁边谈话时，我留意到这里的温度并没有华氏100度左右那么高，心想可能是在室内的缘故吧。

就在这时，乌诺强烈的信息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现时就在我们身边。

与此同时，师尊突然问我：“刚才那个小个子外星朋友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再否认了，脱口而出道：“乌诺！乌诺！”

大同师尊问乌诺：“乌诺，你是来欢迎我们的吗？”

乌诺来到我身左侧，高兴地点着他的大脑袋。我说：“是。”

大同师尊又问：“这一路你都会陪伴着我们吗？”乌诺再次点头。

他纯真可爱的样子深深感染了我，似乎这种柔和、喜悦的气氛也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四、外星导游

阿尔伯克基海拔7900多米，一走出机场，高原的感觉扑面而来。新墨西哥州的阳光远比加州的还要灿烂，天空蔚蓝高远，地貌粗旷辽阔，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宽阔了许多。迎面吹来的风很清爽，而且气温正宜人。乌诺在车行的停车场跳上了一辆干净整洁的白色面包车，车位号18，车牌号113。我们坐上了乌诺选中的车后才发现外面的温度只有华氏77度，这一下让丹娜吃惊不小。她昨天查这里的气温是华氏97度，一夜之间温度骤然下降了20度。这里是地处内陆的干燥地方，又没有降雨，这真是太稀奇了。

我们决定不回休息的地方，先到老城转一转。在路上，我们将乌诺的出现，和他现在正在陪伴我们的事和大家说了。丹娜是懂西班牙语的，当她听到乌诺的名字时说道：在西班牙语中UNO是“第一”的意思。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老的西语区，这里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是西班牙语。她的话音未落，杨功友说UNO在德语里是“联合”的意思！“第一！”、“联合！”、“第一次联合？”、“联合第一？”天功在美国最早成立的机构是“世界天功联合会”，大同师尊住的地方又是旧金山的卫星城——“联合城”。简简单单

的UNO三个字母让我们展开了无限的联想和遐思。

把车停好后，准备步行进入阿尔伯克基老城。大同师尊请乌诺带路。快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乌诺已向左行，丹娜因来过阿尔伯克基数次，说应向右转。到了路口我们才看到右转的路被封住了，而且乌诺通过思维传导对我说，只有向左转才能真正绕老城一周。我们当然是随着乌诺的指引前进了。

事后才证实果真是这样。乌诺带着我们参观了老城区，拜访了老教堂。在老教堂中让我们安神静坐。乌诺在我们静坐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用指头敲着我的前额连说三声：“奉献！奉献！奉献！”。我在天目中看到，大同师尊身上散发出白色的光弥漫了整个教堂。

五、发生在苏珊(Susan)家的奇事

下午约5点半的时候，我们来到丹娜为我们安排的别墅。这里是她一位朋友苏珊的住所。苏珊也是在阿尔伯克基的天功活动发起人琪特拉的朋友。她全家这段时间刚好外出，就让我们来住。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内外都很整洁明亮。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沿楼梯而上，正对楼梯口的是主人卧室，内有盥洗室。右转第一间客房空着，没整理出睡觉的床位，第二间客房已收拾好，第二间客房的对面是盥洗室。大同师尊睡主人卧室，杨功友睡第二间已收拾好的客房。我睡觉的地方被安排在楼下客厅里的沙发上，看上去很舒服。

大同师尊、杨功友和我坐在客厅，师尊想请当地的土地神和保护神来问问当地的情况。来了三位，一位印第安人模样，一位中国人模样，一位白人模样。大同师尊问那位中国人模样的保护神是谁。我在天眼中看到一个大大的“许”字，后面好像还有个“慎”字。

许慎是中国东汉时期经学家、文字学家。他著有《说文解字》一书，对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影响很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学和编辑字书最重要的依据。我想，两千年前的中国人怎么跑到西半球的美国来当一个城市的保护神？我想这没道理。但转而一想，天功辅导员杨功友发现自己过去，有一世是宋朝名将杨文广。不久前她在加纳利群岛办班，偶然发现她在那一世的爷爷杨令公杨业与其夫人佘赛花，当了加纳利群岛的山神。这样说来，许慎大人来当阿尔伯克基的保护神，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我还是没说，只说他姓许。

这三个当地的土地神和保护神都知道师尊要来的消息。

这时乌诺也来了，他很高兴地满屋子跑来跑去。大同师尊让他去杨功友那里，他就跳上沙发绕到杨功友的身后抱着杨功友的腰肾部位，将脸贴在杨功友的背上，希望杨功友好起来，升上去。

大同师尊问他，这次我们到新墨西哥州来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和使命？有什么特别的事会发生？

乌诺没有回答，只是说会和飞碟有直接的接触。

我在天目中看到一个图像：一条高速公路纵贯一片荒原，从脚下延伸到远处，没有车，也没有人。在远处，这条高速公路从两座山之间穿过，两山之间公路的上方悬浮着一架巨大的飞碟。乌诺和师尊的背影一左一右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乌诺牵着大同师尊的手向飞碟的方向走去。

大同师尊让他到我这里来坐坐，乌诺“倏”的一下子坐到我的左腿上。就在这一瞬间，我脑海中忽然看到在青山绿水之中的一座幽静寺庙，那里有一个干净敞亮的平台。平台上并肩站着两个小沙弥，身着简单的灰布袈裟，光亮的大圆脑袋，两人长得很像，都是8、9岁的样子，灵魂清澈见底。这时从空中飞下一个灰色的生命体进入右边一个小沙弥的身躯，停留了一瞬，这一瞬仿佛时空都凝固了。之后这个生命体又离开了，回到虚空当中。

大同师尊问：“是什么朝代？”

一个大大的“唐”字出现在天目中。

大同师尊与我一起用天眼追溯，结果发现大同师尊那一世是唐朝高僧——僧一行，一位造诣很高的天文学家，他发明了著名的大衍历。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记载了他的事迹。我和乌诺那一世都是僧一行大师的学徒，都是僧一行大师把我们养大，培养成人。乌诺修行有成，终生追随大同师尊，终于随着师父生命升华进入5维。而我却经不起女色诱惑，拒不听师训，与一美丽女子勾搭上，擅自离开佛门，离开情同父子恩重

如山的师父，与那女子私奔。直到师父临终圆寂，也不去看师父一面，真是伤了师父的心。从那以后，一直在滚滚红尘里一世世轮回至今。我灵魂的龌龊，天目所见，不胜唏嘘。这次乌诺下来，是来拉我一把，希望我这一世能始终追随大同师尊，了却负因果，完成“三救”使命，返回美丽的宇宙家园。

大同师尊再次问土地神和保护神，乌诺以及有关他心脏的事。这时只见观世音菩萨从我们后方的天空中降下，用手中的拂尘在大同师尊心脏上从上往下一扫。我看到有一些灰色的冰状物质，从大同师尊的心脏后面阴影中落下不见了。

与此同时，三个当地的土地神和保护神因为观世音菩萨的降临而完全五体投地，连头都深深地低下，什么也不敢看。乌诺依然站立，他仰着头看着观世音菩萨，一脸的敬仰和崇拜，眼神中流露出婴儿依恋母亲之情。直到师尊带着我们感谢完观世音菩萨并恭送她离去后，土地神和保护神才渐渐隐没，乌诺才又开始活动起来。观世音菩萨的崇高果位由此可见一斑。

六、地震怎会发生在新墨西哥州

18点半左右，丹娜去接琪特拉来，并带了晚餐。大家一边吃晚餐一边讨论明天与后天（6月7号和6月8号）两天座谈会和通天术班的时间、地点等组织细节。7号白天没事，我们四人可以去圣达菲(Santa Fe)和道斯□Taos□观光；丹娜也可利用这一天与罗斯维尔的向导布鲁斯联络，先确定公路是否开放，再定下具体前往现场的时间和步骤。一切都商量好以后已经是近23点了。

丹娜住在琪特拉家，她们要开车回去，明天一早再来接我们。我觉得这么晚让她们自己开车回去不合适，明早又要起早来接我们，太辛苦了，就决定送她们回去，明早等大家都起来后，我们再开车过去接丹娜。

等我送完他们回到住所的时候，已经是0点30分了。过了午夜，温度有点低，有微微的凉意。我上了一会网，这时大同师尊下楼来，告诉他和杨功友已帮我将楼上右手第一间的客房收拾出来了，我可以睡到楼上去。我很感动，随即关了电脑上楼睡觉。

睡觉前照例是要习法的。可谁知刚练了一会儿，突然一阵不可抗拒的睡意袭来，我都没有挣扎一下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我忽然被房子强烈的晃动和震动弄醒，这感觉就像地震一样，整座房子晃震的幅度相当大。我在模糊状态中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这是加州（当时我以为身在加州），地震是正常的，大同师尊和杨功友都在。”在晃动中我感到整个人，特别是头脸部被烘烤得干燥无比，连鼻孔里出的气都是干的。我醒过来却又睁不开眼，整个大脑像是被黑布蒙住，根本无法清醒过来。朦朦胧胧中勉强睁开眼感觉有强光照射。抓过手边的表，模糊地看到是凌晨3点，看了这一眼后我就完全不清醒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在睡梦中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这所房子，不是意识或灵魂的出离，而是肉体 and 灵魂都离开了房子，眼前左侧似有三个外星人影在强光中晃动，右侧似乎还有一个。这之后我就又不清醒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再次被房子强烈的震动晃醒，脸部依然有焦灼的感觉，很干燥。我仍然在模糊状态中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这是加州，地震是正常的。”我在半梦半醒中抓过手表，看到是凌晨5点10分左右。这时，我的睡房外突然从右（杨功友的房间门口）至左（师尊的房间、楼梯口）传来沉重有力的脚步声，估计步幅很大，不可能是杨功友。有可能是师尊，在联合城天屋时师尊经常早上会来我的房间看我。但是不对，一来这脚步不像师尊，二来怎么只听到师尊走过去，而没听到师尊走过来？

我就这样似睡非睡地到早上7点，带着满腹的狐疑起床了。

2003年6月7日 准备去罗斯维尔

一、身高3米的外星卫士

7点钟，我起身洗漱完毕后，大同师尊已经起来，杨功友还未起身。

我悄悄地问师尊：“您今天早上几点醒的？”

师尊说：“5点多就醒了。”

“那您离开房间了吗？”

师尊说他没有。我想也是，师尊自己的房间里有盥洗室，用不着出来。

这时，我已经完全清醒了，猛然意识到这里并非加州！这里是新墨西哥州，这里何来的地震呢？

师尊注意到我的表情，问我什么事。

我没说出房子晃动以及隐约离开房子的事，只是问师尊听没听到早上5点钟左右走廊里的脚步声。

师尊说：“没有呀。”

于是我讲了听到脚步声的事。师尊说，那么查查看是谁在走动。师尊说着，就开始调动宇宙信息。

我立即从天眼中看到从二楼楼梯拐角处、师尊的房门口走下来一个身材非常高的外星人，外形很像乌诺，但十分健硕，身高在3米左右，沉默，不愿多说话，但很温和。现在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的四肢外侧忽然在一瞬间“长”出好多像是武器的物件，又在下一个瞬间“消褪”回身体里去了，又在一瞬间“长”出同样的武器出来，又在一眨眼的功夫消失了！我很惊讶，他好像是一个武士。

大同师尊就在这时间问他：“你是卫兵吗？”

我在天目中看到他点头说：“是的。”

大同师尊又问：“你今天会陪我们出去吗？”

他回答说：“如果要他去，他会跟去。但他的位置是在这所房子里。”

“那么今天是谁陪我们出去呢？”大同师尊问道。

就在这一刻，乌诺突然出现在房子里，他欢快地上下左右前后不停地跑来跑去。

师尊说：“是你陪我们吗？”

乌诺高兴地说：“是的！”

师尊和我都笑起来了。

这时，我有点疑虑地问师尊睡觉时有没有感觉到地震，师尊说没有呀，正要追问我，杨功友起身下楼了。

二、我进了飞碟

大同师尊叫杨功友过来坐到师尊和我中间，然后调动宇宙信息问杨功友：“你看看昨天晚上丹园的情况。”

杨功友闭眼片刻。转过头微笑地看着我问：“你昨晚睡得好吗？”

我回答说：“睡不好。”

杨功友又问：“做没做梦？”

我回答说：“好像做了，又好像没做。”

杨功友这时微妙地笑着问道：“你昨晚出去了，你知道吗？”

我着着实实吃了一惊！心中不由得一紧，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杨功友说：“我看到外星朋友把你带到UFO里面去了！”

这证实了我昨晚奇怪的感觉。

师尊问道：“外星朋友把丹园带走干什么？我们再查。”

杨功友的天眼中出现“规范”两个字，看到外星人在为丹园“量体裁衣”。我们当然都知道“规范”是什么意思，但是规范什么呢？怎么规范的呢？为什么而规范呢？为什么在这时规范呢？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只是每个人都觉得这和我们的罗斯维尔之行有关。昨晚奇妙经历的谜底被杨功友揭开了，原来我是被外星人带走了。我感到既兴奋又荣幸，又有一点点的遗憾，怪自己与外星朋友同行时什么也没记住。

三、地球向导布鲁斯让贤

我们马上启程去琪特拉家接丹娜。一见面，丹娜就说起她正要给向导布鲁斯打电话，她有点担心我们的行程是否可以成行。不知是哪里来的感觉，我告诉她：不要担心天气，公路是开放的，你只需要确认这件事就可以了；另外不用担心去现场的路，有没有向导都不会阻碍我们的行程，你就放心地去打电话吧。

过了10分钟左右，丹娜兴奋地走来告诉我，她刚刚和布鲁斯通过了话，布鲁斯很惊讶天气的骤然转凉，认为这样一种天气，在通常情况下，不下雨是办不到的，但现在森林服务部门已撤消了警告，公路是开放的。另外布鲁斯还说他确实能够带我们去，做了确认。

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情况，一行四人就这样轻松地上路去圣达菲(Santa Fe)和道斯□Taos□观光了。

一路无话，唯有乌诺用他使不完的精力和热情感染着我们。他充满了爱和愉悦，让人所有的烦恼和忧愁一点都找不到，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我们真心地感谢宇宙为我们送来的小使者！

在下午开始返程的时候，情况出现了一点变化。布鲁斯来电话说，他家里有亲戚在德州过世，他必须赶过去参加葬礼。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很遗憾。但是布鲁斯说他今天（7日）晚上出发，9日晚上回来，10日一早8点带我们去现场，10点抵达，在现场逗留到11点，之后我们可以花两个小时的时间赶回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机场，争取赶上下午3点20分起飞的飞机。我们很感谢向导布鲁斯的敬业，为他这种一旦答应就努力达成的精神所感动。

但是大同师尊前前后后算了算时间，看来10日上午去现场实在是有点太紧张。这天还要赶飞机，还要还车，万一碰到途中稍微有点堵车或修路的情况就会影响后面的计划；而且9日一整天在罗斯维尔市停留，实在是有点太空了。我们的课程是8日下午4点30分结束，我们可以当即赶往罗斯维尔。那么，我们最好9号去现场，10号一早开始启程回到阿尔伯克基机场，这样无论是在罗斯维尔、飞碟坠毁现场或是在路上，都有相当充裕的时间。

可是，这样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首先，我们不知道去现场的路，博物馆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有关飞碟坠毁现场的地址，因为这与美国政府的要求是相违的，谁也不愿意找这个麻烦。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自己要去现场，布鲁斯会不会答应告诉我们怎样去，即使他告诉我们，他是否描述得清楚？即使他描述得清楚，我们是否就能找得到？这时我们已经对新墨西哥州的地况地貌有了一些了解。在这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戈壁似的大地上，没有任何标志，靠描述是很难对某个地方定位的。其次，我们的车不是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布鲁斯曾很明确地告知，在接近现场的最后几英里没有越野车是到不了的。

就这两个问题，大同师尊和杨功友开始了天测。乌诺出现在杨功友的天目里。

乌诺说了两点，第一，布鲁斯的工作由他去做，布鲁斯会告诉我们想要的信息；第二，他会将去现场的路线图，刻在一张发亮的盘上，将此盘植入丹园的大脑。

而且当师尊问到是礼拜一（6月9号）还是礼拜二（6月10号）去现场这个问题时，杨功友看到乌诺站到礼拜一的位置上。

就这个结果我们商量后决定：第一，由丹娜给布鲁斯打电话，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也如实地告知他，我们此行的重点是现场以及我们时间上的困难，并告诉他不是不想让他给我们带路，我们会在9日等他到中午12时。如果他在此之前能够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他能和我们一起去；如果他赶不回来，我们仍然会在心里和物质上感谢他。但希望他能将他所知道的飞碟坠毁现场的大致情况描述给我们；第二，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将眼前用的面包车换成四轮驱动的吉普车。

就这样，丹娜开始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布鲁斯打电话，出乎她意料的是，还没等他说完，布鲁斯就开始详细地讲解如何开车抵达现场的路线图，丹娜都来不及掏出笔来记。挂上电话后，她还一个劲儿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布鲁斯怎么会这样爽快？过了约两个小时，布鲁斯来电话说，请丹娜千万不要将如何到现场去的事跟任何人说，否则他会有麻烦！我们知道他后悔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告诉我们怎样去，只有我们知道是乌诺“工作”的结果！

四、乌诺选车

晚上我们返回阿尔伯克基。大同师尊的演讲座谈会于晚7时正式开始。在大家修炼“十字术”的时候，我在天目中看到有一架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扁圆形飞碟正悬浮在我们上课大厅的上方约10米的位置。从飞碟的碟体腹部中央发射出向下扩散的强光，照耀着整个大厅。我的前臂有灼热感，感觉很强烈。在大同师尊讲话的时候，我用心听讲，不时闭目接受信息。

在我右前方坐的是一位下肢瘫痪的女患者，我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眼，再闭上眼时，天眼竟看到一个白人军官正在用某种器具打一个印第安人的双腿，并将他的双腿打断了，场面残忍，年代显示是1736年。我不明白这画面的意思，只好先放在心里。

约8点30分的时候，丹娜和我去机场的车行换车。这时，月黑风高，有点冷。天气这样轻松的变化使我们感到是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在操控着这一切。在车行的停车场上，虽然有近20辆雪佛莱四驱车在等着我们挑选。我仍然拿不定主意，理由有两个。第一，我弄不懂乌诺的意思，他为我们挑选第一辆车时很爽快，但现在他不上任何一辆车，只在车上车下跳来跳去，一会儿是一辆白车，一会儿是一辆灰色的车，再一会儿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第二，所有的车的后排座位都只有一半高，这样长途的颠簸，坐在那里的人肯定受不了。就在我们犹豫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车行服务员，这是一位老人家，她年纪很大了，带着一脸的慈祥，亲切地问我们是否需要一辆好一点的车，既舒适又结实的三菱吉普现在有一辆，而且只有这一辆，但不在这个车场。只要我们愿意，她可以马上将这辆车帮我们开过来。丹娜和我一听，喜出望外，立刻答应并感谢了她。大约2分钟以后，一辆银灰色的高大四轮驱动越野车从黑夜中用雪白的前探灯划破夜幕缓缓驶来。我在天眼里看到乌诺正端坐在车顶，双腿垂下，在前车窗前晃动，很高兴的样子。这时我们才明白，连这辆车都是乌诺给安排好的。后来在大约晚上10点40左右回住所的路上，大同师尊和杨功友在测这辆车如何，杨功友看到乌诺伸出了大拇指。

五、与外星朋友为伴

送大同师尊和杨功友回到住所已是午夜11点15分左右了，因为明天路上，没有水和吃的东西，我又去了趟加油站，11点45分左右才回来。

回到大厅，我就坐在厨房的餐桌前赶记几日来的日记。约写到0时30分的时候，我老是听见有人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也感到有人在厨房窗外边向里看着我。等我仔细看时却什么也没有。等过了一会，又是同样的情况。我心里很清楚他们完全是善意的，在保护着我们，但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对这些超智慧、超能力和超道德的生命体有少许莫名的紧张。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叶公好龙”呢？

我既可怜自己这种无理由的恐惧又拿它无能为力，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今晚我会再一次被带走，而这种强有力的交流方式，使我感到自己实在是无法形容的弱小和无知，使我对那深不可测的宇宙智慧不得不产生自然的崇拜。

凌晨1点30分左右，我回到昨晚睡觉的房间，一倒头就睡着了。

恍惚中我再次明白自己的身体离开了房间，而这次的经历比昨晚柔和得多，没有房屋的强烈晃动，也没有强光照射的灼热，而我也几乎是什么也不记得了。

现在回忆起来，从6月2日抵达美国直到昨天晚上（6月19日），我有至少一半以上的夜晚入睡时候是被带入宇宙中的，只是我都不太能回忆起其中的细节来。这一切也许就不是我这一世愚钝迷失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外星的高智慧生命在我身体和灵魂中所注入的能量和智慧是一体的，这能量和智慧以光的形式和我的本性融合在一起，没有加强也没有减弱，没有生出也没有灭绝，没有过去和现在，也没有内和外，本性本来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从未分割，也从未进入。（待续）

杨丹园（2003年6月6日—11日的日记）